第十六战 圆环

烧烤做的比较慢，几碟开胃小菜率先上了桌。言澈在那句道歉后，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似乎是在等一个契机。

服务员送来了4瓶啤酒，安容与作势就要给两人都倒上，言澈不由分说从他手里抢过了啤酒，然后语气强硬地说道：“你不许喝。”

安容与有点生气，直接就反问道：“为什么啊，哥？”

言澈淡淡看了他一眼，说道：“你未成年，别让我自责。”开完啤酒盖后，又去找服务员拿了一瓶降火的凉茶，开罐放上吸管后，放到了安容与手边。

稍微吃了几口菜，言澈便狠狠灌下小半瓶啤酒，放下酒瓶子后，貌似痛苦地皱了皱眉。

就这么看着言澈并不享受地喝酒，安容与的眉头都皱了起来。受不了这沉重气氛的他劝说道：“哥，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眼里全是要化成水的温柔与关切。

又喝了几口酒，言澈才定睛看着他，缓缓开口道：“容与，我不是有心要骗你的。”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并不是提前回来，而是……我没有家可以回去了。”

大排档周围喧嚣一片，有说有笑的食客们互相道着新年好，人声鼎沸。大红色的塑料棚，在春节氛围中更显喜庆，空气中也弥漫着各式菜色的香味，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唯独这一桌，表情凝重的两人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安容与还没消化完言澈那句强作平静的话，此时正拧着眉头直直盯着言澈的眼睛。不一会儿，烧烤和菜都上齐了，言澈估计是饿着了，匆忙吃了几口，又灌了半瓶酒。

“我妈……她在我上高二的时候去世了，癌症。”说到这里，言澈无奈地笑了笑，继续说道：“研一上学期，我爸也去世了。”

看着他一如既往的云淡风轻，安容与竟是打开了泪腺的闸门一般，在自己都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决了堤。

本来正在喝酒的言澈，看见眼前这个阳刚俊俏的泪人儿，一口呛到了。匆匆递上几张纸，忍不住笑了起来，一边帮他擦着泪，一边说：“怎么了？大过年的，谁欺负你了？”

用袖子一把将泪擦干，安容与红着眼睛说道：“哥，对不起……我……我以前还那样问你……”此时已经明白真相的他，十分懊悔自己那些无心的追问，原来每一次都是在戳言澈的痛处。

言澈笑盈盈地顺了顺他的背，淡淡地说道：“没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再说了，人总是要学会一个人生活的。”似乎不想谈论过于严重的话题，他又补充道：“况且要不是你家给我开的工资，我恐怕早就辍学了。”

安容与此刻像极了一个小孩子，鼓着嘴说道：“哥，那我让你来我家过年，你是不好意思吗？”

“当然了，打扰你们一家人团圆，像什么话。”言澈又恢复了以往的温文尔雅，要不是之前说出了那么令人心碎的话，外人看见了还真要以为他是在安慰受了欺负的孩子。

“哥，以后节假日都来我家过。”安容与这话说得极其霸道，连言澈都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又补充道：“大不了我……我要求加课！”

看着眼前这担心自己的泪眼少年，言澈的笑容更加温柔，虽然家人不在了，但或许从少年身上，感受到了某种失去已久的情意。

两瓶酒下肚，言澈那张好看的脸蒙上了一层粉红色，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安容与竟觉得言澈漂亮的眼睛变得有些迷蒙。

见他心情完全恢复了，安容与随口问道：“哥，这是你第几次喝酒啊？”

言澈解决掉最后半瓶酒，睁圆了眼望着天回想了片刻，说：“第一次吧嗝……以前没喝过。”

原本看他咕咚咕咚喝得挺畅快，还以为是酒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实力老将，没想到却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已。安容与先是感到震惊，后来又觉得好笑，或许言澈是想喝酒壮胆——那也就是说，他以前没和别人说过自己家里的事？

想到这里，安容与露出了一个像小孩子抢到了小卖铺里最后一根棒棒糖的笑容，巴不得展示给全人类——看，这就是我的骄傲。

安容与又天真地问道：“哥，酒是什么滋味儿？好喝吗？”真是扮猪吃老虎——其实他早就在家宴上偷偷喝过各种酒，只不过每次浅尝即止，所以长辈们也没有多说什么。

言澈好似用力将双眼聚了聚焦，然后才回答道：“嗯……好像嗝……好喝？嗝……又不好喝？嗝。”

欣赏着言澈这略显迟钝的可爱反应，安容与心里明白了七八分——根本不知道自己酒量如何的言澈，多半是已经微醺了。

看着桌上空空的酒瓶们，安容与忍住笑意说道：“哥，你的酒没了。”

言澈不满地晃了晃手边的酒瓶，转身对服务员说：“先生，麻烦嗝……再来4瓶酒。”

似乎是担心他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安容与试探性地问道：“哥，你喝的完吗？要不，我帮你喝点儿？”

言澈依旧义正言辞道：“你未成年，嗝，不许喝酒。”

震惊于言澈对自我观念的坚决拥护，安容与有些拿不准他到底醉没醉了，于是心里又开始盘算着要怎么测试一下。

此时桌上还有大半食物未动，言澈显然是打算边吃边喝，像所有来大排档的人一样，啤酒伴烧烤。

原本看别人吃烤串儿都觉得不太美观，而到了言澈这儿，竟让人觉得龇着牙将长竹签上的一点点食物咬下来也会这么赏心悦目。

安容与本来晚饭吃得挺饱，虽然言澈点的东西都很好吃，但草草吃过几串后，略微胀气的胃让他无奈地压住了手。于是只能一心一意观赏着言澈的一举一动。

似乎是感觉到了桌对面投来的灼热目光，言澈原本已经笼罩着绯红的脸颊更红了。咬下一块牛筋，他撅着嘴说道：“你盯着我干嘛？嗝……我有那么，嗝，好看吗？”

安容与眼里含春，嬉皮笑脸地说道：“嗯，你真好看。”见言澈还在边打嗝边喝酒，他又问道：“你觉得谁好看呢？”

言澈脸更红了，用右手撑着下巴说道：“嗝……不告诉你。”

安容与咬了一下手指，憋笑憋得很难受，继续说道：“告诉我，好不好？”

言澈此时的眼睛仿佛都不能聚焦了，迷茫地看着安容与所在的方向，蹑手蹑脚地凑了过去，在他耳边轻声说道：“那你答应我，嗝……不能告诉……嗝，安容与……”

从言澈的表现来看，几乎可以确定他已经喝醉了，只是为什么不能告诉自己呢？难道是觉得哪家姑娘好看，怕自己闹别扭？眼下为了套到答案，也只好重重点了点头，说“好”。

言澈第一次露出了十分憨傻的笑容，说道：“安容与最，嗝……好看了……嗝。”

听到这句话的安容与，脸倏地一下就红了，与言澈此时的脸色如出一辙。用手掩住嘴上的笑意，他继续装傻充愣：“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好看的？”

言澈又喝了小半瓶酒，偏着脑袋望了半天棚顶，才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上……嗝，大三的时嗝……候。”

安容与愣了，言澈大三的时候自己应该正在读初三，然而并没有那时候见过他的记忆。放任他喝完后上的啤酒，又仔仔细细回想了一遍，依然想不出来他在什么时候见过自己。于是，便打算继续追问。

话还没说出口，言澈皱着眉头，说道：“我想嗝……嘘嘘。”随后眼巴巴地看着安容与的方向，估计现在在他眼里，对面只是个有毛边的大萝卜。

见桌上的酒菜吃的也差不多了，安容与轻柔地对言澈说道：“乖，在这儿等我一下。”然后起身去结账。

回到言澈身边时，他已经开始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见这根大萝卜走近，还露出痴痴的笑。

安容与走了过去，对他说：“来，我带你去找厕所。”

言澈慢速大幅度地点了两下头，随后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安容与见状想去扶他，被一手推开。

言澈转过头，气呼呼地说：“我自己嗝……能走。”

安容与此时简直要被他可爱疯了，脑子极度兴奋地运转着——卧槽他好可爱！！！他还说我最好看！！！卧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于是，一个捂着嘴也掩盖不了笑意的大男孩，亦步亦趋地跟在一个头发弯曲蓬松、眼神迷离、走路蜿蜒曲折的男人身后，在时不时有人经过的小巷中甚为打眼。

这附近都是居民区，1楼为商户，2楼以上为住户，如果不是消费者的话，是不可能贸然走进去上厕所的。

言澈歪歪扭扭地在前面开路，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上安大学。安容与心想也好，随便找一栋教学楼都有厕所，便走过去拉着言澈前往最近的一栋建筑物。

喝了一大罐凉茶，安容与此时也有点儿内急，于是又像上回在商场里似的，两人在相邻的小便池前站定。此时没有心理负担的他，很快就释放了。穿好裤子后，发现言澈竟然还在脱裤子，而且还皱着眉嘟囔着：“裤子被……嗝，缝死了”。

忍住笑意，安容与扭过头看了看，发现言澈的手根本就没放在裤头的扣子上，还偏偏以为自己捏对了地方，软绵绵地做着解扣子的动作。

“别动，我帮你解。”看不下去言澈那副憋得难受的样子，安容与没想着占他便宜，只想让他快点释放。

没想到言澈真的乖乖地松开了手，只是还嘟着嘴喃喃自语道：“这裤子嗝……坏了。”

很快解开了外裤，安容与对他说了声：“解好了，我在外面等你。”便走了出去，连他的内裤都没见着。

在洗手的时候，安容与不禁感叹自己真是当代柳下惠，毫无防备的言澈就在自己手边，他竟然还能如此坐怀不乱，顿时就觉得自己的形象又高大了一点。

听见便池冲水的声音，安容与有点担心言澈系不好裤子，正准备进去看看情况，就看见他软软地走了过来。

安容与心想：我这是为了哥好，绝对不是耍流氓！便朝着言澈的裤|裆看了去，从正面来看似乎是扣好了，于是又走到侧面看了看，确定看不见内裤后，这才放下了心。

喝醉了的言澈依旧没有忘记洗手，挤了好几泵洗手液，来回揉搓着洗了快一分钟。吹干后，又举起来闻了闻，大概是闻到了洗手液的香味，才终于满意地笑了笑。

不知道为什么，喝了酒之后的言澈，笑容都一改往日的温润雅正，变得很像小孩子一般痴痴傻傻的，搭配上他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以及十分减龄的卧蚕，看起来真是可爱惨了。

从厕所出来后，言澈开始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逛街。上大的这片新校区里，绿化做得非常好，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草地，只不过在寒冷的冬季，这些草地早已干瘦枯黄。

没想到言澈走着走着，看见一大片草地就不动了，随后，竟然咣当一下躺了上去，还打起了滚。

安容与看的一愣一愣的，根本不知道言澈这是中了什么邪，害怕他受伤，于是赶紧跑过去想要截住他。

没费太大劲，终于将言澈老老实实地按在了地上，只是这姿势着实容易引起人的无限遐想——安容与半跪着跨坐在言澈身上，俯身用双手紧紧禁锢着言澈的手，而醉酒的言澈正傻笑着在他身下扭来扭去，嘴里还说着：“走开”。

所幸这是春节期间的校园，许久也不见有人通过，省去了不少尴尬与误会。安容与出了一身冷汗，想着这要是给保安看见了，搞不好直接就叫警察了，然后明天的上安新闻头条就会是——震惊！男高中生在草丛猥|亵名校男研究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安容与一把将言澈提了起来，心里默念：此地不宜久留。就是不闹出什么乱子，言澈这幅模样让人看见了也指定会被笑话。最重要的是，他完全不想让别人看见言澈这么可爱呆萌的一面。

似乎还非常不满自己在享受滚草地的乐趣时被匆匆打断，言澈先是皱着眉头，吐了下舌头，之后又蹦蹦跳跳地边走边哼起了歌：“Someday he’ll come along, the man I love. And he’ll be big and strong, the man I love.”

安容与心里一紧，这首歌一开始就在言澈的歌单里面，而当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就被深深感染了，也不知道言澈在这种状态下唱这首歌是别有用意还是单纯喜欢而已。

不过就这么任由着言澈边打嗝边瞎嚎也不是个办法，况且在酒精影响下，原本唱歌很好听的言澈，此时竟是有些不着调。

强忍着笑意，安容与走过去对言澈说：“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言澈脚上和嘴上的动作都停了下来，转头说道：“玩什嗝……么呀？”

此时的言澈真是可爱极了——安容与感觉自己就要忍不住冲上去抱住他，再好好亲上几口。望着天深吸了一口气，才接着说道：“我们比一比谁能在不说话的情况下先走到家吧。”

花了几秒钟消化这个提议，言澈开心地点了点头，然后歪歪扭扭地向前小跑了起来。安容与见状，赶紧追了过去，生怕路上磕着绊着了。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追，虽然言澈的行进路线蜿蜒曲折，但在一阵慢跑之下，十来分钟后竟走到了安容与家楼下。

安容与正想问他为什么来自己家，就见他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几秒钟后，安容与的手机响了，从裤兜里拿出来一看，正是言澈打来的。

两人现在的距离不过5米，言澈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一边举着电话，一边抬头向上看去。安容与一脸问号，但也只能先接下电话。

“喂？嗝……我赢了，嗝。”发现电话那边的人终于按下了通话键，言澈满意地笑了。

“啊？哥，赢什么了？”安容与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道。

“嗝，我刚刚和嗝……人打赌，看谁嗝……先到家。”言澈笑意渐浓，就好像自己中了大奖似的，稍顿了几秒，又补充了一句：“我先嗝……到家了。”

听着听筒和身边传来这句重合在一起的话，安容与的眼眶有些红了，嗓子也开始疼了起来。言澈竟然把自己家当成了他家，再想起他在大排档说的那些话，安容与只感觉今晚自己这颗心真的要疼碎了。

不能就这么把言澈扔在楼下，也不能让爸妈看到他这副样子，于是安容与在电话里说道：“哥，你等我一下，我马上下来。”说完便挂了电话。

言澈闻言，突然蹑手蹑脚地走到进出大门的视觉死角，屏住呼吸躲了起来。安容与看的好笑，正想走过去拉他出来，就见言澈转过头，将食指放在嘴上，发出了一声：“嘘——”。

安容与无奈地笑了，于是趁着言澈猫在墙后面悄悄开了门进去，然后慢悠悠地踏起了步子，还有意加大了自己的脚步声。

推开门出来时，果然被突然蹦出来的言澈吓了一跳。他边笑边说：“哈哈嗝，吓到你了吧。”

配合他演出的安容与，表情浮夸地答道：“哇，哥，你吓死我了！”还装模作样地顺了顺气。

眼下肯定不能让言澈就这样在小区里闹腾，除了严丝合缝布满了整个社区的摄像头外，还有24小时巡逻的保安。思来想去，安容与打算带言澈去……住酒店。

拉着言澈往外走的时候，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哥家里太冷了，怕他冻坏！去酒店我好照顾他！对！就是这样！我可是当代柳下惠！正义的化身！诚实守信小郎君！

拉着言澈走到了小区门口，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只小野猫——或许称不上小，橘猫的体质让它已经变得滚圆。这只大胆的肥猫三两步走到了言澈腿边，喵喵叫着又蹭了蹭他的裤脚。

害怕言澈被野猫抓伤，安容与正想去赶走肥猫，就看见言澈蹲了下来，慈爱地摸着那只圆滚滚的毛球。只见那橘猫十分享受，甚至翻了个身让他顺自己的肚皮。

安容与心情复杂，没想到自己盯了一年的白菜，竟然被一只半路杀出来的胖毛球拱了。正担心言澈会不会心一软收养了它，就见那橘猫心满意足地撅着屁股走了，仿佛刚才只是在享受愚蠢人类提供的免费按摩服务。

言澈哼唧了几句，有点失落地说道：“它嗝……好坏啊。嗝，让人摸嗝……完就走。”

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安容与差点儿就喊出“那你摸我，我不走”这样丧心病狂的话了。安慰了两句后，用手机搜了搜附近的住宿——他是不可能带言澈去住小旅馆的，然而大学城附近除了小旅馆外，也只有几家不算大的连锁酒店。

继续翻看着十公里内的酒店名，安容与有些焦躁。几分钟后，他直接搜了个以前爸妈带他出去玩时常住的大酒店，带着言澈走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就把他塞了进去。

报给的哥地址后，安容与给爸妈打了个电话，意思是言澈没回去，在宿舍生病了，自己打算照顾他一晚上。二老嘱咐了两句后，再三强调如果早上还没好就送医院。

而言澈坐在车上也并没有老实下来，唱两句歌又咕哝几句话，对安容与的存在也没什么反应。无奈之下，他只能先和的哥道歉，再换着法子让言澈消停会儿。

所幸深夜路好走，十来分钟后，的士停在了酒店门口，安容与付了钱，再次感谢了的哥，便将言澈一把抱下了车。